

吕伟俊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韩复榘

韩 复 渠

吕伟俊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韩复榘

吕伟俊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博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25印张 2插页 322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

书号 11099·285 定价 2.80元



韩复榘像

序 言

孙 思 白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吕伟俊同志写了一本专著《韩复榘》，约三十万言。我有机会得先读了他的全稿。作为民国史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是应当做和值得做的。

这本稿子新近要印行。出于著者对我的信赖，他要我在书前写一篇所谓“序”。近几年我虽然也干“民国史”这一行当，但对韩复榘这个人物还不曾下过深功夫，只能从“我亦山东人也”上，写点感想吧。

我想，韩复榘这个颇有些“特色”的人物，三十年代的山东老百姓大都不会忘记他的。

我们知道，一九一二年建立起来的“民国”，没有能把中国政治引上近代化的民主正轨，而是在这个历史古老、幅员辽阔的国度里冒出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带兵的许多武人。他们割据称雄、混战和专政，人们把这类人物称之为“军阀”。韩复榘是其中之一。

说也奇怪，民国这一代忽然出现了那么多的军阀，用历史的眼光看，有它必然产生的社会条件。但是谁有“本事”能跻身于军阀行列，由谁去扮演其中的某一角色，那是结合其本人的环境、际遇由其自己的意志决定的。因此，一个军阀在其一生与时代关系中的是非功罪、罪恶大小，总归是要他自己来负责。

军阀统治在人们心目中早已是“残暴”、“黑暗”的同义语，

它给国家、给人民造成数不清的危害和苦难，是尽人皆知的事。但他们每个人的表现却不尽相同，一个人的前后有的也有所变化。历史是复杂的，人是多样的。时代风潮的激烈震荡，社会力量的错综渗透，曾已被公认为“军阀”的人，不是也有的能做几件好事，变的稍好一些或完全转化到人民立场上来的吗？因此，我们对这类人物的评述，既要与人民群众的爱憎相通，又要对客观事物作冷静的分析，作为一项科学工作，尤应以分析为主；对他们各自的功罪、是非，本质、特点，都要明辨其异同，力求符合其实际。倘若抱定“千人一面”、“天下乌鸦一般黑”，那就可以把研究取消了。话归本题，我们怎样看待韩复榘这个人物呢？伟俊同志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韩复榘一生的经历，读者尽可以各自作出自己的评判。下面写几点自己的粗浅的看法，试作为漫谈吧。

“盖棺论定”，韩复榘当然是一个军阀。但军阀们都不是母胎里生就的，各有他们自己的成长过程。韩复榘原是一个出生在北方农村里、具有少量文化的赌徒，后投身营伍，靠吃粮当兵，逐步发达起来。从这个“起步”说，那个时代（清末）的中国农业人口从破败的农村中被挤出来走上这条冒险道路的是很多的。不论各人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对此，作为一种应有的历史社会现象来理解，那韩复榘也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走上这条冒险道路的人，大多数可能填身沟壑，化为炮灰；少数幸运儿可能升官发财，作威作福。韩复榘属于后者。他的第一阶段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小兵，后成为西北军中的一员悍将。在这将近二十年中，不论他的军衔、职位已经多么高，他仍然受着一个严厉“婆婆”的管束。那时他只能以冯玉祥将军的意志为意志，随西北军的行动而行动。假如说冯玉祥集团的力量最先混同于北洋军阀之中，而后又逐渐区别于其他军阀部队，干过反段（祺瑞）护法、讨张勋、反曹（錕）吴（佩孚）以

及北伐之战等等，那么，以上诸役韩都参加了或至少沾边。其间是功是过，也应有韩复榘的一份。这段时期内，他只作为冯的一员将官而存在，纵然有作一方之闾的“雄心”，也还是潜在的。

他的第二阶段是从背冯附蒋开始的。从这时起，他具备了一个作为军阀的条件，面貌就清楚了。他已据有了山东的地盘，能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决定取舍从违。他投蒋可以反蒋，背冯也可以迎冯，他不完全是蒋的附属物，也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属物。他把山东作为自己的“半独立王国”来统治着。关于他主宰山东人民和镇压革命群众的情况，后面再讲，单说在此期间为保住他自己的这块地盘是如何处理与外面关系的。这时候他主要是应付“假中央以令诸侯”的蒋方压力和侵略魔爪已危及华北的日方诱迫。此外，虽尚有“杂牌”（非蒋嫡系）并峙的“群雄”，那都是与韩地位相似，可以互为声援，构不成对他的威胁。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他对蒋方是怎样既从属又抗拒的一套做法。直到“七七”事变前，他保住了他的半独立状态，让蒋拿他无可如何。从这一点上说，韩与蒋“斗法”上，不完全是无能的。对日方，到抗战以前，他有拉拢、“借重”、敷衍的各种手段，到必要时还有一套他独具一格的办法（应邀赴会，预先下令，到时开炮）。当华北处于“自治”声中，危若垂卵的时候，人们担心他会不会“伪化”或“半伪化”，但这一步他顶住了。“让我韩复榘当汉奸，他妈的，瞎了眼！”他懂得汉奸当不得，那是会让子孙挨骂的。但是，当全民抗战正式开始了的时候，他却以拥兵十万的高级将领作了可耻的逃将，并以此获罪处死以定终身。这又是为什么呢？从根本上说，是军阀的利己主义本质驱使他只一心“保存实力”，低估民族抗战的庄严意义。在这样的时刻，他做不成象血洒疆场的张自忠将军，也不如尚肯于出兵抗日的某些西南实力派，结果他把可以为自己挣得些“政治资本”的时机丢掉，这又说明他毕竟是头脑简单，缺乏政

治上的敏锐的一面。

关于韩复榘主鲁七年，是这本书中重点叙述部分。这一阶段是韩一生权势的顶峰。说到这方面，人们会联想到那些逗人发笑、广为流传的故事。那些故事给人造成的印象，韩不过是一个简单粗暴的莽汉。那些真真假假的东西，当然不是信史，但也不全是无根的影子，不过，最多它只能反映他性格上某些侧面。其实，他的性格特点远比这些传闻复杂得多。如上所述，在多年军阀权利角逐中，他学会了一些谋略权术，也有应付复杂环境的一定能力。在处理某些特定事务上，有时也有他自己内心的尺码；在治军上还保持着西北军某些传统，但也搞他自己的新军阀主义；在维护其统治下的旧秩序上，除他首先要防范与镇压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外，他重视剿匪、吏治、惩办贪污，在做法上，他往往严酷而又粗疏，凭一时喜怒而定奖惩，当然这并不能真正澄清官场上的污秽风气，贪污的照贪污，行贿的仍然行贿。在他统治时期，赋敛虽重，但没有烦苛到张宗昌督鲁时代那样的程度；工商文教还能在老轨道上爬行，或者还多少有些发展，但总的看来，山东的经济、文化也还是很落后；他的私生活在外表上显不出十分糜烂。“韩青天”的称号不知是赞美，还是讽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既有简单、轻率到让人可笑的一面，又有收敛沈鸷到叫人可怕的一面。假如把他与先前祸鲁的张宗昌比较，张的胡闹似乎早已不管是不是身后遗臭，而他摆出的姿态却主观上似乎是还想“流芳”。于是在老百姓的感受上也就有了如鲁迅说的“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差别了。

韩复榘这时期的反共立场的表现，象其他军阀一样。他从河南反到山东。在山东的头几年，他接连破坏中共山东省委及其下属组织，成批地残杀共产党人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直到华北危机和西安事变之后，他在做法上，才稍稍显露出有一

点改变的痕迹。我作为那个时代一个籍属于山东的青年人的印象，韩的杀人“勋业”确乎是很难泯灭的。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牺牲在他的屠刀下以外，被杀的人中，有盗匪，有烟犯，有逃兵，有他审案中一挥手下的毙命者，有声称收编被骗来的大群俘虏，有“清乡”名义下任凭绅士们捆送来的无辜老百姓，……总之，在韩复榘的历史上，是不能不用几行墨水来记录这些血的。

近几年随着民国史研究的开展，海内外有关民国人物的著述逐渐多起来，除了短篇小传和民国人名辞典之外，长篇专著如孙中山、黄兴、袁世凯、蔡锷、蔡元培、冯玉祥、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杨度、杨森等人的传也先后问世。伟俊同志这本《韩复榘》的出版，又为民国人物传填补了一项空白，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总是很艰难的。我知著者编写此书，前后花了五年的时间，作了某些实地调查访问，付出了他的辛劳，态度是认真严肃的。这本书材料丰实，条理清晰，论断也力求稳妥。尽管看起来还会有某些不足之处，但在目前条件下，也许是不易免的。我想这可以等待听取更多读者的意见而后徐图订补，同时也可以期待史学界人有更为缜密精深的宏著问世。

以上是我的一些散乱感想。如作为韩复榘述评看，还大欠完整；作为本书序言，也不大够格，只能把想到的写完，作为对伟俊同志这本新著的一个开场引子罢了。

前 言

抗日战争前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了。说他“有名”，不仅因为他是一省的封疆大吏，半割据的地方实力派，还因为联系到有关他的一些轶闻趣事以及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笑话。这类轶闻、笑话，有真实、半真实、虚构编造之分。虚构的成分加大，使人们从中获得的印象：韩复榘就是一个简单、粗暴、愚蠢的一介武夫。历史上的韩复榘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他是怎样爬到位居一省之“主”的呢？他在山东七年干了些什么以及他末后的结局是怎么档子事呢？本书企望依据真实资料对这些问题试作些探索、分析和回答。我自己虽然力求追寻事实的真象，但真象却未必一次就能达到，有些问题仍不得不暂时存疑，以待未来的探索者。

韩复榘出生于清末民初，而发迹于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确立之后。这个时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加深的时代，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就无不打上这个社会时代的烙印。他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山东统治七年多之久，是他一生活动的顶峰，“顶峰”一过，就临近了他的“盖棺”之日。盖棺论定，他是一个军阀，是民国史上众多军阀中的一个。但他是一个有特点的军阀，他的特点很突出。研究军阀统治史，既要重视各个军阀的共性，更要注意每个军阀的个性。在同一社会中却孕育出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这正是历史的多样性。

韩复榘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随冯转战多年。后来由于

投靠了蒋介石才得以飞黄腾达。可是他与蒋介石之间也只是相互利用，他们矛盾重重，各有打算。韩的历史相当复杂，他的思想、行为、动机与效果之间，也颇不一致。虽然归结到军阀主义的自私性、利己性上，他与当时的其他大小军阀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表现上，却有韩复榘之所以为韩复榘的独特地方。弄清韩复榘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军阀史是不无裨益的。

韩复榘统治山东的时期，大体上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他统治时间比较长，在政治、军事、司法、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制度，实施了一套自己的政策。而这些方面都是研究山东近代史特别是山东近代军阀史所必须弄清楚的。

本书概括了韩复榘的一生，按阶段计分为九章，重点是写他统治山东时期的历史。他统治山东时期的历史，由于内容较多，在同一题目下分列为上、中、下三章。他入鲁前的历史，按时间顺序来写，入鲁后的历史，按问题的性质列专题来写，而每个专题又大致按时间顺序来写。至于抗战爆发后的历史，另列两章。他统治山东时期的历史，以其本人为主线，广泛涉及到政治、军事、司法、经济、文化、教育、新闻、政治关系等各个领域，并力求其详，为的是把韩复榘统治下的山东社会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历史档案及当时的报纸、刊物、书籍。另外，参阅了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了一些社会调查。民间传说，略有吸取，凡无实据者概不收入。个人期望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叙述历史，不悖历史本来面目。

本书涉及到的典章制度、政令、法令、“训词”等，都加注解，而一般的叙事、对话等，则不加注，以免繁琐。

本书编写过程中，作者曾就某些问题，向我的老师、现在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任职的孙思白先生请教，孙先生在许多问题上给予指教；初稿写成后，孙先生支撑着病体审阅了全篇，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认真地为本书惠撰了序文。本书在成书过程中，还得到山东省图书馆牟钧、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姬贵林、北京图书馆孙桂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杜春和、河北省霸县政协刘振邦等诸同志和山东省档案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同志的大力帮助；另外，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领导、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的同事以及我的一些学生都曾给予支持。趁书稿付印之际，谨向我师友敬致谢意。至于书中错漏以及论述失当之处，定所难免，敢望读者诸君，随时赐以匡正是幸。

吕伟俊

一九八四年五月一日于山东大学新校

目 录

第一章 家世与早期生活（一八九〇——一九一〇）	1
一、小康家庭与书香门第	1
二、入塾就读、放荡不羁	2
三、嗜赌、负债、出走	4
第二章 投军与叛冯（一九一〇——一九二六）	6
一、投军遇冯、参与滦州起义	6
二、十余年转战南北	8
三、参加北京政变	12
四、南口战后，叛冯附阎	14
第三章 重归冯部，参与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	21
一、归冯援陕	21
二、出师河南	23
三、豫东大战、会攻徐州	25
四、先入北京	31
五、与鲍旅之纠葛	34
六、在军事编遣会议前后	36
第四章 任河南省主席与二次叛冯（一九二八——一九三〇）	40
一、到任之初	40
二、师长之被开缺	44
三、在蒋桂战争中	47

四、甘棠东进,叛冯投蒋	50
五、对河南的“治理”	58
六、在军阀混战中开进山东	67
七、与晋军作战	74
第五章 统治山东的七年(上)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七)	83
一、山东省政府之组成	83
二、与蒋与张的周旋	87
三、驱逐刘珍年	91
四、诱杀张宗昌	100
第六章 统治山东的七年(中)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七)	109
一、吏治	109
二、治军	132
三、剿匪	152
四、审案	167
五、出巡	189
六、“新生活运动”	204
七、“乡村建设运动”	222
八、自己的一套财政税收制度	237
九、“独立的经济体系”	252
十、对文化教育思想言论的统制	281
十一、“韩青天”的称号	315
十二、寻欢作乐	331
第七章 统治山东的七年(下)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七)	340
一、两次迎冯来泰山	340
二、与南京方面的明争暗斗	346

三、镇压革命运动·····	365
四、在对日问题上的态度·····	379
第八章 抗战开始后的动摇表现（一九三七、七——	
一九三七、十二）·····	393
一、他开始的念头·····	393
二、接战不利，退守观望·····	399
三、保存实力，弃地逃走·····	410
第九章 不光彩的结局（一九三七、十二——	
一九三八、一）·····	416
一、“密谋倒蒋”的传闻·····	416
二、被捕、审判、伏法·····	419
三、死后·····	427
结 语·····	434
附录：韩复榘家世访问记·····	438

第一章 家世与早期生活

(一八九〇——一九一〇)

一、小康家庭与书香门第

韩复榘，字向方，一八九〇年（清光绪十六年）出生在直隶省霸县东台山村（今河北省霸县煎茶铺乡东台山村）的一个小康之家。

东台山位于霸县城东二十华里的中亭河畔。这里的村名称台山的除东台山外，还有两个，即中台山和西台山。中亭河的支流将一个台山村自然地分成了三个，而三个村落实际上可以作一个看待，笼统地概称为台山村。台山环村皆水，西、南、北三面均有桥通，唯东面独缺。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在村东也修起一座桥名广济桥。从此，村东、西、南、北四面均有桥可通。

韩复榘出生时，家中尚称富有。他家在中亭河畔有三十多亩自耕地，家中还有六间平房及碾、磨、小型农具等资产。这一带，土质肥沃，河流可以灌溉，韩家一年之收获，自用有余。所以，韩复榘幼年时，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庭里。

韩复榘之父名世泽，字静源。其先世居武昌蒲圻，明永乐年间徙来顺天霸州，即今河北省霸县。静源曾祖名允讷，祖名曾玉，父名应征，皆是读书人。静源二十六岁时也中了秀才，在乡村教私塾，《霸县新志》说他“年二十六乃得为博士弟

子，教授于乡，海人淳淳无倦。”^①这样，他家便有四代都是读书人，也算是世代书香之家了。

韩复榘的母亲姓李，霸县人。韩父先娶妻胡氏，无所出，早卒，继娶李氏。李氏二十二岁时嫁给韩静源。她在村中颇有贤名。《霸县新志》说她“奉老慈幼，曲有恩纪”，“晨起操作，……暇则课督子女”^②云云。李氏生五子一女，长子复森，次子复楸，三子复模，五子复彬，女无名，长于复榘，复榘在兄弟间排行第四，故乳名“小四儿”。

韩复榘有个叔父名洁亭，早年参加京奉路的修筑，曾接触过英、法等外国人，并学会说几句外语。后来回乡，常在村民中谈论洋人生活方式。一九〇〇年（清光绪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波及霸县。象韩洁亭这样的人，就被当地团民视为“二毛子”，成为寻求的对象。是年夏天，该村团民手持大刀长矛将韩家宅院团团围住，韩洁亭被捉住，杀掉。韩静源闻风逃遁，李氏领着韩复榘、韩复彬，处创跳水逃到村外赵家，藏匿在草堆中，幸免身死。韩复榘祖母杨氏外逃未遂，藏入磨坊中，团民将韩家宅院焚烧时，杨氏被火烧死。这年，韩复榘刚十岁。

韩家发生这件事之后，家境大不如前。义和团运动平息后，韩静源仍被乡人聘为塾师，借微薄收入，维持生计，常常闹到“家无隔夜粮”的境地。所以，至韩复榘十几岁时，生活是相当拮据的。

二、入塾就读、放荡不羁

韩家既已陷入贫困的境况，所以韩复榘在幼年时期也干过

①高步瀛：《韩静源先生墓表》，《霸县新志》。

②吴閻生：《韩太夫人李氏墓志铭》，《霸县新志》。按：《新志》引高、吴两文，皆撰于韩复榘已发迹之后，未可尽信。